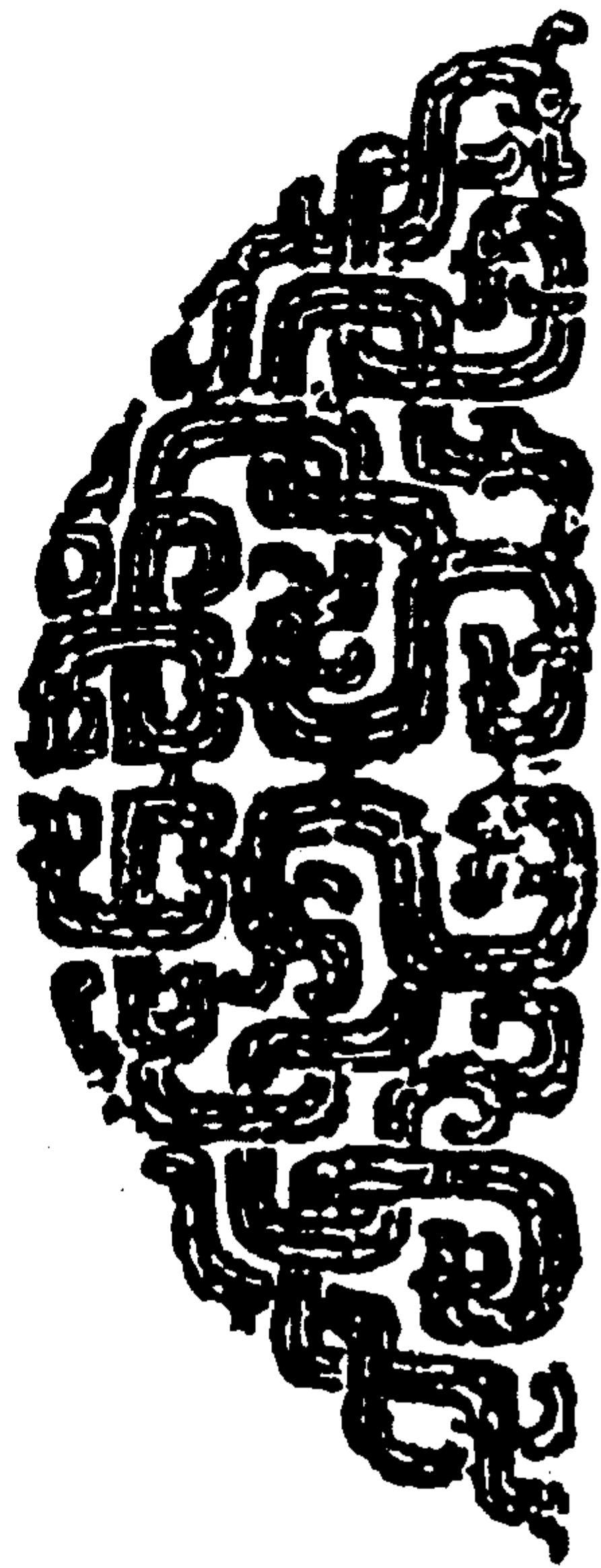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乾縣新志（二）



續田范
儉軒屏
纂修績

乾縣新志卷之五

業產志 人口 職業 物產

孔子適衛，見車轂擊，人肩摩。歎其人口之庶，謂須加之以富。是人口與職業生產關係，最爲密切。方志率以人口附於田賦，實則以賦載丁之後，人口與田賦兩不相涉也。蓋人口爲業產之基礎。前志無此門類，故人口亦未具載。問生齒者憾焉！茲冠人口於職業物產之前。則於宜墾既庶加富之旨，庶幾有契合乎！此志之後，即志教育，亦遵富而後教之意也。志業產第五。

人口

人口之增加率 人口增加，歷年通計，甚形遲緩；且時有減少之虞，則災荒爲之厲階也。蓋本境無水利，農事收穫，悉仰給於雨水。以過去之年例驗之，五年內，恆有一小旱。二十五六六年，必遇一大旱。事類志，災浸門內，歷歷可數。每遇大旱，即成奇災。而人口遂不可問矣！現時火車入關，今後荒年，當有調濟，諒不至如已往之甚也。

按舊志稱明初，計戶二千六百五十九。計口二萬四千一百。懷宗末，二萬八千九百八

十口。清康熙五十一年，共計三萬零五百五十口。雍正之初，計二萬五百餘口。與以後所調查，相差七八倍。蓋日以糧戢丁之後，遂不復實地調查。即以錢糧之丁額爲人口之額數，此不可爲典要者也。

人口之約數 清道光三年，調查人口，計一十五萬六千餘名。按此數雖不必準確，然較爲翔實。

民國十七年，調查男九萬二千零五十八口；女七萬七千四百四十二口。共計一十六萬九千五百口。此外遷住西北各縣及甘肅者，計三千二百一十四口。十八年後，經五年大荒旱，死亡轉徙，損失過巨，詳數不確。二十三年人口總數；男五萬五千五百一十六口；女四萬八千二百三十二口。二十四年人口總數；男六萬六千六百一十七口；女五萬六千二百四十六口。二十五年人口總數；男六萬六千六百一十七口；女五萬六千二百四十六口。二十六年人口總數；男六萬六千九百七十八口；女五萬四千三百七十六口。二十七年人口總數；男六萬九千零七十一口；女五萬四千二百四十四口。二十八年人口總數；男六萬六千七百九十四口；女五萬五千九百四十八口。

茲錄三十年乾縣保甲戶口統計表

乾縣保甲戶口統計表

鄉鎮別	保甲數				戶		人口		戶數總計	人口總計		
	保	甲	特戶	男	女	男	女					
碎王鄉	11	267	58	63	14	77	4009	10937	9856	20793	4067	20870
陽莊鄉	10	246	52	103	2	105	3635	9589	8588	18177	3637	18282
楊子鄉	8	197	29	34	10	44	2990	8424	7330	15754	3017	15789
王村鄉	8	197	34	75	45	120	2881	8261	7365	15626	2915	15746
新河鄉	7	173	32	40	6	46	2609	7432	6191	13623	2641	13669
臨平鄉	5	122	25	44	21	65	1902	6371	4372	9743	1927	9808
陽峪鄉	6	140	24	28	5	33	1927	5472	4456	9928	1951	9961
注泔鄉	5	125	22	70		70	1800	4032	3427	7459	1822	7529
關頭鄉	5	113	21	2		2	1722	4314	3688	8002	1743	8004
在城鎮	9	210	85	1405	212	1671	3020	7612	6201	13313	3111	15430
總計	74	1790	382	1864	315	2179	26,501	71,444	61,474	132,918	26883	135077

職業

農業 人民百分之九十五皆業農。盧厚山秦疆治畧云：「人皆力田，俗尚儉樸一。蓋務本者多，逐末者少，自古已然。農隙之暇，或有營他務者，皆其副業也。」

紡織業 此係家庭婦女工業。秦疆治畧云：「女事桑麻，勤織紡」。蓋本境婦女，未有不習織紡者，故挨戶皆有機聲；雖富室亦莫不然，固已成爲風氣。乾境向不產棉，近年始稍種植。婦女皆以所織之布換棉，名曰：「查花布」。隨織隨換，積有餘棉，乃織自穿之布，名曰：「穿布」。女幼者，即習織紡。及笄之年，一切嫁衣，皆出於十指。故嫁妝之盈缺在勤惰，不在貧富也。嫁後夫家授棉作本，以十斤爲最豐，貧家或僅二斤；以此織布換棉。雖子女滿床，衣履悉供給焉！惰者或不能給，不特室人交謫，鄰里亦竊笑之矣！勤者盈箱累篋，每當歲時報賽，婦女曳紫拖紅，皆家中布縷，無所用京廣洋貨也。諺云：「要知家中妻，先看丈夫身上衣」。二語主爲切要。然平時操井臼，農忙助稼穡，猶其餘事也。靡風舊俗，於今未墜。婦女實爲中堅。男子或習於遊惰，往往質典衣物，累及閨中。而婦女不能供給衣服者，良不多睹。 民國十八年，災荒前後亘五年。藉非織紡維持，則餓殍

更不堪設想矣！惟織機紡車，均未改進；負領導之責者，倘能毅力提倡，改用新機，則生產更富增倍矣！

按管子男女以耕織分工。秦孝公教民務耕織，法令恭嚴。蓋先民遺風未泯也。今之婦女，或有不專紡織而高談平等者。然家庭生產，不能平均担負。一綫一履，皆仰給於丈夫；依賴成習，平等何由取得。吾鄉婦女，於平等之資格，可謂毫無缺欠，足令人起敬也。

工業 本境無大工業，其小工業，亦分布各處。

織工 在永生坊、曇枝坊、王鐵等村。

石工 在崆頭、鷓子村、邀駕宮等村。

毛工 曇枝坊織毛口袋最馳名。

木工 以留午村爲著名。其散處於各村者亦多。

竹工 在王紀村。

紙工

並不製紙係以紙製物小手工也

在城內及小留村、北上官、馬林村等處。

商業 以花布、山貨、鐵貨、京廣洋貨等行、爲大宗。其餘藥物、雜貨行而已。然祇在縣城、及各大鎮。清末、街市尙稱殷富，近年屢遭兵燹，商務亦甚蕭條。

物產

農產 以麥爲主，而秋禾次之。

小麥麩薄麵多，佳於他處。色紅者最上。諺曰：堆場石榴子，賽過桃花米。次則白麥，顆粒甚大。前志

按白麥產量，甲於紅麥。故今皆種白麥。本境農產，以麥爲主。但麥種須年年更換。甲地所產之麥，次年仍種於甲地，則不蕃盛。本境南北兩部，氣候畧異，每年兩部若交易麥種，則更佳矣！

秋禾以穀爲多。本境所產亦佳。食之百病不生。諺云：「過了九月九，大夫高操手，黃菜嚼米飯，病從何處有。」古人稱爲佳穀，良不誣也。

按穀、神農以後，即種植之。較二麥發達爲早。古代以爲最上品。政稱嘉禾。又稱嘉穀其未秀時，謂之苗；已秀謂之禾。實謂之粟；去糠謂之米。米曰粱。昔稱爲黃粱。今

稱爲小米。苗也、禾也、粟也、米也、粱也、皆穀各部分之專名也。其後黍稷麥稻等，統稱爲穀。有五穀六穀之說。而苗、禾、米、粟等，皆爲通稱，不過假借通用而已！前北政府酬庸之嘉禾章，其章面自應繪穀形。蓋禾之篆文。作卽繪其形也。乃章面則繪稻形，此之謂不經。因記嘉穀，用特止名於此。

糜音糜

與穀同時種植，秋季亦多產之。麵製爲餅，味甚甘美。

按糜卽六穀之黍。古以之供祭祀。故亦名稌。俗以稌爲稷誤也。

秫亦稱稻秫，卽高粱。本境雖產，但不多耳！

按秫卽六穀之稷也。秫音近黍，俗以爲黍，誤也。以葉桿長大爲五穀之長，今塾師講六穀，以稷爲黍，以黍爲稷，此名之互訛者也。文徵中，有黍稷辨，可參閱。

菽今名豆，此類有數種。如豌豆、扁豆、白豆、黑豆、綠豆、皆產之。

按六穀爲稻、粱、菽、麥、黍、稷。本境無水田，並不產稻，惟關頭有一小部分產之，殊不多耳！

蕎麥爲秋糧之上品；本境所產亦佳。本草云：「蕎麥莖弱而翹，然易長易收。磨麵如麥」

良不虛也。

按本境之烙麵，即以蕎麵製之，食之甚佳

玉蜀黍、俗稱包穀，又名玉麥。亦秋季之農產也。

按玉蜀黍、雄花在莖頂，俗稱爲藁。雌花在葉掖，成杵形。俗稱玉麥棒。

馬鈴薯及紅薯，近年亦有種植者。

芸薹亦名薹芥，亦名油菜，俗通稱菜子。冬季採葉爲蔬，俗名黃菜；根肥美而甘，俗稱蔓菁。春初嫩薹，味尤濃厚，謂之薹菜。其子可榨油，味清而香，供食品，又爲燃燈之要需。油渣爲最上肥料，荒年亦可充食。北部五峯山麓，土質尤宜種植。爲本境重要之農產。

按芸薹本爲蔬菜類，惟農人種此，純爲取子榨油；雖食根葉，皆副產也。唐書：「德宗避難奉天。夜緝人出城，採蕪根進御」。前志：「蔓菁一名蕪菁，唐德宗幸奉天緝人城外，取蔓菁食之，卽此」。按唐書與前志，皆失考。蕪菁亦名蔓菁，今醬園所淹之大頭芥也，俗亦稱爲大頭菜；本境並不產此。而油菜之根，冬日可食，俗亦稱爲蔓菁，實非蕪菁也。則當日所採者爲油菜之根無疑。史官以有蔓菁之名；遂誤以爲蕪菁。修前志

者，亦非本省人，故知之不確也。

芝麻即油麻，惟南鄉最佳。其他土瘠故也，蔬菜亦然。前志

草棉本境向不產，近年則徧野皆是也。三十年，推廣斯字棉種以增加產量。

圃產 蘿葡、胡蘿葡、紅蘿葡、白蘿葡、葱、菠、芹、及秦椒、玉瓜等蔬菜，以大羊村東河西

河等處，非園所產為多。

五峯山多百合蒜，土人呼為鷄爪。無名氏詩云：「五峯五月連陰雨，開到滿山鷄爪花」。前志

棗、到處產之，味甚美。桑甚有白者，長幾盈寸，亦異種也。

西瓜出楊洪店，產乾陵者亦佳。前志

桃、杏、李西河等處皆產之，味頗佳。西河有嫁接之杏曰「廣杏。」大者如拳。味特佳。

朱李以乾陵者為佳。

甘河之梨、勝於邠縣，每年可產二百萬枚。陵溝以西之柿，產量亦大，均為出境之要品。

石榴千層花有赤白二種，土人善藏者，春日猶新。前志

林產 本境十質最官椿。俗名白椿，又一種曰香椿。樗、俗名臭椿、桑、柘、榆、槐、桐、梓、亦名楸。柳等木。其質以

槐爲最堅，桑椿榆次之。近年德國槐亦多。育苗機關有苗圃。

按孟子曰：「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。」唐時皇帝曾游獵於此，則乾陵漠谷，五峯山一帶，樹木叢蔚，禽獸藏匿也，可知。今則荒山窮谷，數十里內，無蔭可息，幾於根株斷絕矣！既無造林之業，又弛伐樹之禁。材木不足用，房屋農器均受影響焉！且村莊之外，隙地甚多，而樹木甚少者，以無法保護故也。氣候乾枯，雨量缺乏，其關係豈僅材木已哉！各村耆老鄉保，均應設法嚴行保護，以裕木材。則厚木利用之道，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。

柏之木質最佳，但多樹於廟寺塋塚中；災荒之後，存留者殊寥寥也。

乾陵柏文多菩薩、雲氣、人物之狀。得一株，值萬錢。見白樂天柏床詩。然今已濯濯矣！楸桑。其色則桑，其質則楸。可爲棺，價比黃楊。前志

藥產 本境藥材，出品頗多。西北兩鄉山谷中，品類尤繁，運銷出境者亦復不少。

王瓜苗，一名公公鬚，葉似落花生。鬚卷曲如葡萄可食。其根掘四尺乃得，味如山藥。前志
地黃苗，亦名婆婆奶、羣芳譜：「葉有皺文，毛糙不光，花似油菜麻」。但有斑點紅紫，色

有黃者，作菜甚益人。前志按土人多採以製麵，而酵中亦用之。

柏實、味甘無毒，以乾州者為最佳。本草

城南巨州出香附。本草

乾陵仙茅，最稱上品。一名婆羅參，補力甚大，少年不宜輕服。前志

本境產藥之區，以西北兩鄉為多。最著者為紅軟柴胡，即所稱西柴胡，為國藥中地道佳品。產量頗豐，運銷四川等省。茲備載出品之名目如次。

紫花地丁、地丁蒲公英、一名黃甘遂、貓兒眼巨勝子、黑芝亭蔭、米蒿地膚子、獨獨掃木蘭根

木列地骨皮、狗齒牙茵陳、白谷精草、星翻白草、扁蓄、土鱉子、簸箕遠志、大薊、馬刺白

荻藜、刺林蕪麻、萊菔子、羅葡胡荽、芫蠶實、馬蓮火麻仁、小麻艾葉、茜草、然然鳳仙花、

指甲絨仙花、王不留行、胖官前胡、馬益母草、开母等村之大鵝不食草等。

按以上各藥，雖到處均有，但西北兩處較多。

瓜樓子、臭天花粉、臭瓜防風、瞿麥、冬花、馬邊草、牛旁子、透骨草、劉寄奴、毛黃芩、

甘草、蒼耳子、知母、葛根、木賊等。

按以上各藥，多產於西河及五峯山一帶。鄉民若能按時採取，儘量運銷；則於農村之經濟，裨益非淺。吾鄉人士其注意焉！

貨產 土布爲出品之大宗。本境服用以外，行銷陝北甘肅等處，年約在五六十萬匹，此偉大之成績，皆家庭婦女所生產也。東南兩鄉，出品最盛，西鄉次之，北鄉又次之。

按幼女甫七歲，即習紡。十四五，即習織。每人平均一日可紡線四兩。婦女以五萬計，每匹布以二斤半計。則本境全年所產之線，可織布百萬餘匹，甚可觀也。其織布之速率，人一日可織一丈至四丈。其織紡之具，若再改進，則效率當更增。禮俗欄內，曾述崖畧。有心人所當注意者也。

菜油亦運銷於境外，以泔河之水磨出產爲多，四鄉旱磨次之。

按泔河之水磨，各自築堰通渠。夏季山洪暴發時，有決堰之虞。如能通力合作，築成堅固之通渠，既能增加磨數，又可保持堰堤，實爲一勞求逸之計。再能改用機器榨取，則生產力更强矣！

蜜糖、產量亦多，城鄉各處，蜂廠近年逐漸發達。據二十九年調查，飼養本國蜂二百九十

六群、外國蜂一千三百下十一群，現成爲產蜜區矣！

資暇錄：「奉天出輕饅。」乾徵遺稿：「卽乳饅蘇乳煎之。」

按餹、卽糖，今皆以大麥芽及黃米製之，而乳餹不產。蓋畜牧不盛，蘇乳無來源故也。今之米糖，原料不乏，味亦甘美。製再能精良，當可抵制洋糖矣！

掛麪、亦爲出境之品。省垣以乾麪、岐麪、爲最著名。然乾麪之價值，遠在岐麪之上。蓋岐麪雖細而不耐煮，故不能與乾麪齊名也。此外壘枝坊姜村等處之壓麪亦佳。但不出境。

礦產 印字石、產於西河，爲白色灰石。

近年邑人胡孔哲發明其用途。

今縣中石印館皆用之，質地堅白，軒

豁呈露，印石之上品也，現已行銷省垣等處。

崆頭鷄子村產礮磨，碌礮，頗著名；行銷境外，絡繹不絕。邀駕宮所產之礎白。武亭河所產之礪石、亦行銷各處。

畜產 羊惟北鄉一帶畜牧之。

鷄豚家家畜之。但鷄卵與豕肉，亦祇供本境之用而已。

馬牛農家皆畜之。但多來自西北，產於本境者，蓋寥寥也。惟馬多畜牝，所產皆騾，全

境年可產一二千頭，亦農家之副產也。

北鄉之犬，大而猛，可禦狼。畜牧者牽之，以保羊義。

按恆畜之外，有狐、兔、鳶、

俗名鵞
老鵞

烏鴉、燕、雀、鵲、

俗名鳩
喜鵲

鳩、鶻、鷓、雉、鷓。前

志載：「梁山之鶻，鐵喙而善鬪。」通志載：黃鼠肥於他處，「但皆非特產。且於民生

無利害之可言。五峯山一帶、有鹿、豹、野猪等，雖時而出山，亦不足為害也。為害者

惟狼耳！夜間侵入民居而食豕，則尋常事也。而白晝在野，竟奮爪牙以食人。小兒之

死於狼者，到處不免。清道光二十六年之狼災，殺小兒無算，尤為駭人聽聞。又民國十

九年，狼災亦甚烈。殺食成人及小兒頗多。此等惡獸較城狐、社鼠，為更烈。可不設法

以絕其醜類哉？

乾縣新志卷之六

教育志 學校 禮俗 宗教

自唐虞設司徒，而教有專官，夏以後，有庠序及校之專名，至西周始臻完備。蓋教權悉操於國家，私人不得主持也。春秋以降，周綱墜而學制廢弛。

尼父設教杏壇，弟子偏天下。私家講學之風自此始。孟子以匹夫而後車數十乘，從者數百人，不以爲泰。而百家並起，諸子爭鳴。皆國家廢學校，失教權，師儒掌教之聲勢也。然愈演愈烈，馴至阻碍法令，抗衡國家，秦遂有焚坑之慘禍。而詩書師儒，掃除殆盡！漢以後之校官，僅擁虛位，教權實操於經師山長之手。鄉塾之外，惟有書院。賢達皆出其中，而官家不過問焉。蓋學校久廢，國家培養人材之道失矣！然學使出京，到處考取，正如田未耕種，而公然收穫，歷代皆然，非一日也。清末、復仿效各國，追蹤往古，而變法維新，亦古今學制之一大轉關也。學校爲風化所自出，而禮俗起焉！故並著於篇。志教育第六。

學校

乾縣新志

卷之六 教育志 學校

西京克興印書館代印